

孫楷第著

唱
喏
考

輔仁大學輔仁學誌四卷一期抽印本



AG
H13
11



3 1764 3546 3

唱 喏 考

孫楷第

唱喏二字屢見於說部，今江南人尙有用之者，意即作揖。往籍所載雖存舊俗，而讀書人已鮮知其義；至於閭閻稱說浸失本義，仲尼『觚哉』之嘆有類於此。余志唯識小，醕嗜離說，平日讀書凡涉唱喏者皆記之，搜過索隱，頗歷時日，輒抒所見撰爲唱喏考一文。意雖小言亦可以資考訂，徵舊俗，稽古者所不廢也。今考唱喏，開示三段：一釋喏；二述古禮；三正俗說。立此三意以明唱喏之事，千餘年來禮俗盛衰可以考見。班生通論今宜遵其文采；叔孫綿襄幸不悖於禮書。若夫拾遺補闕，俟之翌日。博雅君子幸垂教焉！

釋喏第一

今釋唱喏更立三義：一說喏即諾字；二証唱喏時確係出聲；三說唐宋人習慣喏必有揖，揖則兼喏，合喏與揖二者而完成唱喏之儀。

說喏即諾字者，以諾喏爲正俗字故，以音義皆同故。

說文無喏字。諸下云：磨也。大徐音奴各切。（按：然諾之然，實亦此字，乃一聲之轉。）玉篇出喏字，云：敬言。晉人者如酌二切。敬言者蓋致敬時言之也。此二字皆從若得聲，義既相近，古爲同紐，則喏即

唱 喏 考

諸之別構。凡書傳皆用諸，不用暗。詩：閨宮：莫敢不諸。箋：應聲也。禮記：投壺：大師曰諸。孔疏：諸，承領之辭也。承領之而應曰諸，蓋即唱諸之謂矣。

始本一字，祇作諸。其後音讀不同，更造暗字。正書則作諸，從其朔也。小說家採當時語則作暗字，不以俗書為嫌也。故說部承領詞之暗即諸，『暗暗連聲』即諸諸連聲。

宋 祁筆記上釋俗篇：『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暗』；而同空圖作休休亭記又用之。修書學』

士 劉義慶為予言：晉書言『咄嗟而辦』，非是；宜言暗暗而辦。然咄嗟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義。

宋 人定山三怪小說卷十九：『衛內道：你們都聽我說！……如都打不得飛禽走獸，銀子也沒有，酒也沒得』

吃。衆人各應了『暗』。

同上：衛內聽得說愈加心慌，却不敢抗違，則應得『暗』。

元 王實甫西廂記第二本第二折上小樓曲：『可早爲鶯根前姐姐呼之，『暗』『暗』連聲。』

所以知唱暗時必出聲者，以故書有明文故。暗本應聲，示承領之敬，其始義如是；其後不限于承領推廣之而爲足恭之敬，而此應聲之暗遂爲定儀。凡言『唱暗』『聲暗』者，以出聲言之也；言『奏暗』者，以卑對尊言之也；言『應暗』者，以詞爲承領之詞也。要之，唱暗必出聲，稽之舊文乃無疑義。

丁 用修夢田錄卷三：『晉廣聲唱暗。』

宋 洪邁夷堅志支乙集卷五黃巢廟條：『柳州 宜章縣 黃沙 峒山上有黃巢廟，其前一杉木合抱。山下每開廟內聲』

暗若有數百人受令唯暗者。

宋 岳珂 程史 九 金 國僞正隆丁丑春二月，逆亮御武德殿，召其臣語之曰：「時昔之夜方就榻，恍惚至鈞天之宮，青衣傳宣昇朕曰：『天策上將令征某國！』朕伏而謝。出，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啼，聲如雲雷。驚而寤，啼猶不絕於耳。」

宋 吳自牧 夢粱錄 卷四 觀潮條 帥府節制水軍，教閱水陣。車駕幸禁中，觀潮殿庭。下視江中但見軍儀于江中整肅部伍，望闕奏喏，聲如雷震。余叩及內侍，方曉其尊君之禮也。

宋 無名氏 異聞錄 卷二 宋 欽宗至潁昌州，宿城外寺中。人引帝入山阜間，有草舍三間。入其門，聞人喏聲，若三十餘人。衆皆驚訝。及帝出門，又聞唱喏聲如前。

金 董解元 西廂記 卷二 般涉煞尾 回頭來顧着白馬將軍，喝一聲爆雷也似喏。

元 李文蔚 燕青博魚 劇楔子 端正好套 燕青 見宋江 云：哥哥，喏喏。接唱云：我這裏便爆雷也似喏罷擡頭。

說唱喏必兼喏與揖言之者；唱喏之儀，蓋由來已古；晉 宋 雖有唱喏之事，而文字不詳，致難考索。若唐 五代 所爲，則因文見義，尙可得其梗概：大抵鞠躬拱手而作喏聲，以奏式與聲音示其祇敬。

唐 溫庭筠 乾陵子 太平廣記四九 趙春條引 陸象先 爲馮翊 太守。參軍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性仁厚，於是與府寮共

約戲賭。一人曰：我能旋斂于廳前，硬努眼眶，衝揖使君，唱喏而出；可乎？衆皆曰：誠如是，其驅酒食一席。其人便爲之。象先視之如不見。

宋 陶岳 五代史補 卷五 世宗問相於張昭 趙條 記 李處 事，云：「濤爲人不拘禮法。弟潛 娶禮部尙書竇寧 固之

女，年甲稍高。成婚之夕，賈氏出參，潯望塵下拜。潯驚曰：大哥風狂耶？新婦參阿伯，豈有客禮儀？潯應曰：我不風，只將謂是親家母。潯且慙且怒。既坐，賈氏復拜。潯又叉手當胸，作歇後語曰：慙無『賈建（德）』，總作『梁山（伯）』，暗！暗！暗！時聞者莫不絕倒。

更參以洪邁所記，則至宋時所謂唱暗，其事愈爲明顯：必兼揖與暗二者行之，始爲成禮；或缺其一則禮爲不備，執禮之人宜見譴責。

夷堅志支丁集卷五李晉仁暗樣條李祐字晉仁，河東人。政和宣和中歷數路轉運使。性最滑稽，上官有庸繆不見容於士論者，必行侮辱。嘗爲磁州盜賊令，磁守老骨而好杖笞屬禮數。祐初上謁，鞠躬厲聲作揖。守驚顧，爲之退却。既去，遣客將責之。明日再至，但俯首拱敬，而不啓齒。守大怒，出府帖取問，令分析。祐具狀答，言祐昨早詣府，自謂蓋尉小官事上當以禮，故行高揖。旋蒙使君責詰，所以今日不敢出聲。不意復蒙譴問。是高來不可，低來不可，伏祈降到暗樣一個，以憑稟守施行。守覽狀益怒，而竟無以爲罪也。其有揖而不聲者，謂之暗揖。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六 中丞侍御史上事臺屬皆東西立於廳下。上事官拜廳已，即與其屬揖而不聲暗，謂之『暗揖。』

宋文雅簡勝廷事實卷八 漢見士大夫上位者，年時及久闊交友相見，則進退周旋，三出頭，五折腰，相揖而不作聲，名曰『暗揖』；不如是者爲山野之人，不知禮法，衆可嗤笑。按此言契丹人交手于胸前亦不作聲，是謂相揖。

以此別於唱喏，則當時揖固以有聲爲常矣。

統觀諸書所記，則唐宋人唱喏實以揖與喏結合而成者。無論何色目人對所尊示祇敬時，通行此儀。雖或因人與時地關係偶有出入，隆殺不同，要以揖喏爲正。至於軍人之喏合大眾爲之者，有時或從簡便祇以呼喏爲敬，亦未可知也。今使人扮戲過大將出則率呼聲高呼聲如之○蓋其遺意

述古禮第二

如上所說，喏爲應聲，其字同諾。則唱喏之事其來源蓋甚古。以今考之，則漢冬至儀及晉元旦朝會儀中並有「喏」，蓋即後來朝會時唱喏之權輿。

後漢書禮儀志冬至儀一刻，乘輿親臨軒。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舉手曰：八能之士以備，請行事！

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起立，少退，願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聞音以竿。八能曰：諾！（中略）訖，八能士各書板言事。太史令前曰：禮畢。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

晉書二十一禮志下引咸甯注 正旦，夜漏未盡七刻，皇帝受賀，王公以下奉贊成禮訖。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四廟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謁者引王等還本位。陛下者傳就席。羣臣皆跪，諾。

唯以唱喏二字連文，稽以晉以前書殊不可見。宋陸游會考其事以爲始於江左諸王，引世說新語文証之，其說附會，今不之取。

老學庵筆記卷八 古所謂唱，但舉手而已。今所謂唱，乃始于江左諸王。方其時王氏子弟爲之，故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人問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項鳥，但聞喚喚聲。即今唱也。

按：陸引支道林事，今見世說新語。喚喚聲，音相去甚遠，喚喚聲疑是笑語聲，以爲唱聲，殊未必然。以余所考，則沈約宋書始出『倡諾』，今按即唱聲。則當南朝宋時已有此語。唱聲二字，文選雖始見於此，而其事實沿魏晉之舊也。

宋書九十四恩倖傳奚顯度下云：前廢帝（按：即子業），嘗戲云：顯度刻磨，爲百姓所疾，比當除之。左右因倡諾，（通鑑百三十作唱聲，胡三省無注，）即日宣旨殺焉。

按倡唱字通，倡諾即唱聲。

至於唐五代人雜書，記當時事多有唱聲，蓋爲朝野士庶通行之禮。雖二字不見於史籍，疑當時朝賀儀中或有此節目。

唐李肇松窗雜錄太平廣記二五

裴休應察宣城，未離京，值曲江池荷花盛發，同省閣名士遊賞。步至紫雲樓，見數人坐於水濱；裴與朝士聽其旁。中有黃衣半臂，軒昂自若，指諸人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問之：吾賢所任何官？率爾對曰：唱，郎不敢，新授宣州廣德令。反問裴曰：抑衛所任何職？裴效之曰：唱，郎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狼狽而走，同座亦皆奔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

後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令請換羅江矣。宣皇在藩邸，聞是說，與諸王每爲戲說。其後龍飛，裴入相，因書麻制迴，謂樞近曰：唱，郎不敢，新授中書門下平章事矣。

唐裴劍傳奇太平廣記四

女酌醴飲使者，曰：「崔子欲歸潛匿，願爲輩往！」使者唱暗，迴謂燁曰：「他日須與

使者易服緝字以相爵勞。」燁但唯唯。

唐杜光庭仙傳拾遺太平廣記三 裴劍或裴劍 裴劍或裴劍 裴劍或裴劍

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

坐。此僕遽欲近前拜之，公遂轉身去，終不令僕見其面。徑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

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遂隔箔子唱暗。

燁煌寫本唐太宗入冥記殘卷 燁煌寫本唐太宗入冥記殘卷 燁煌寫本唐太宗入冥記殘卷

安定神思，須臾，自通名銜唱暗，走出至口口帝前，拜舞，謝，呼呼萬歲。

燁煌寫本李布歌拾三 問：此賤人誰是主？僕擬商量幾貫文。周氏馬前來唱暗，一依錢數且咨問。

唐溫庭筠乾麟子丁用晦芝田錄及宋陶岳五代史補所記並見前注，不復出。

宋興，典章文物概依唐五代之舊。太祖太宗繕修禮樂，郁郁乎盛，方駕漢唐。列朝相承未墜厥緒，至於南渡播遷，猶存舊禮。其官私撰書，言禮者尤多，情多散佚。今考唱暗之儀，以太常寺中興禮書爲主，參以其他雜書而略述之：

宋時唱暗之行於朝庭者，其例甚多。語其著者，則言禮幸學儀，自皇太子以下並聲暗。

中興禮書卷一四一 幸學儀注 觀學儀 堂上舍人贊：就坐。皇太子已下及兩廊國子監學官並學生並躬身，應

暗訖，就坐。講書畢，賜茶。……舍人贊：就坐。皇太子以下並兩廊並躬身，應暗訖，就坐。茶至，

贊：吃茶。並起，應暗訖，就坐，吃茶。

四孟朝獻景靈宮，臣僚於迎駕時聲曙。

吳自牧夢粱錄卷一車駕詣景靈宮孟慶條

駕將至，左右官各一員開門官風乘馬執絲鞭，天武官前導引，

至官寮起居亭高聲唱曰：躬身，不要拜，唱曙，直身，立奏聖躬萬福。嵩呼而行。

嘉禮天申節則臣寮自宰相以下於賜宴時聲曙。

中興禮書卷二百三天申節紫宸殿上壽後集英殿賜宴儀注

皇帝集英殿坐。舍人當殿躬通：文武百僚宰臣姓

名已下謝宜召赴宴。知閣門官稱通。舍人應曙，舍人直身稱喚訖，宰臣以下應曙。次殿侍斟酒訖，舍人

贊：天武門外祇候。應曙。

燕射則招箭班聲曙。

周密武林舊事二

淳熙元年，上臨軒。內侍御帶進弓箭。看箭人唱：看御箭，射撥前排立。招箭班應曙。

賀聖節，則外國所遣官屬於朝見朝辭賜宴時並聲曙，

宋史二九禮志契丹國使元正聖節朝見儀注

大中祥符九年定

舍人當殿通：北朝國信使某官某祇候見。應曙。

舍人宣：有勅賜某某分物（名件略）。每句應曙。舞蹈訖，喝：祇候。應曙出。

以下副使禮見禮同

……唱曙，

分班引出。（內宴朝辭儀並有唱曙應曙。略同。今不復出。）

吳自牧夢粱錄卷三 記皇太后壽節，宰執親王南班百官入內上壽賜宴時禮云：第五盞，進御酒，琵琶色長

上殿奏曙，獨彈玉琵琶。宰臣酒，方鑿色長上殿奏曙，獨打玉方響。第七盞，進御酒，鑿色長上殿奏曙，

七寶華獨彈。宣賜謝恩。並傳宣外國使副，下三節官屬。皆厲聲曙三聲，拜而飲。有詩詠曰：內臣拱立近

天光，奏罷傳宣下御廊；來酌番官三節暗，不須重譯盡來王。

按：以上二條所記係元正聖節及皇太后聖節儀，皇帝皇后聖節儀當亦同也。

賓禮常朝，則臣僚聲暗。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二先君（按陸宰）言舊制朝泰，拜舞而已。政和以後增以暗。然紹興中余造朝，已不復暗矣。淳熙末還朝，則迎駕起居，閤門亦喝唱暗，然未嘗出聲也。

軍禮大閱，則諸軍聲暗。

周密武林舊事二御教條 駕入教場，殿帥奏諸司人馬排齊。舉黃旗招諸軍，向御殿敲梆子。一鼓唱暗，一鼓呼萬歲，再一鼓又呼萬歲，疊鼓呼萬萬歲。又一鼓，唱暗。

至於太常寺更闕職掌禮儀費引之事者

中興禮書卷一二三車駕親謁太一宮儀 次前導官導皇帝還褥位。禮直官應暗訖，引宰臣升殿。

同書卷四十郊祀泰謝一恭謝太一宮儀同，又明堂泰謝儀同，當亦同。

中興禮書卷八十四明堂儀注七應正門肆赦條 門上中書令詣御前承旨，臨軒稍東西向立，宣：奉敕立金雞。舍人應暗。……皇太子以下皆再拜。舍人宣至『咸赦除之』，獄吏奏脫枷訖，應暗，三呼萬歲。……皇帝起，還幄。樂止。門下鳴鞭。舍人北向躬承旨。四色官_{微音}應暗。

同書三十七卷郊祀儀注四應正門肆赦儀同。

以及環衛將士

唱暗考

冲輿禮譜二十八卷郊祀啓場鼓吹章載大慶殿太廟青城宿齋逐頓啓場鼓吹喝探唱和節次如左：原文甚繁今錄其與唱略有關者

初更發鼓

第一會。左右仗司排列官喝『和起』，衆唱略。……次左右仗司排列官各喝『來底』兩絕，衆唱略。……第二會。……次左右仗司排列官各喝『兩絕』，衆唱略。……次排列官各喝『笙笙動』，衆唱略。……次左右仗司排列官各喝『笙笙絕』，衆唱略。……

一更三點

次左仗司探頭巡唱：『上將軍_左上將軍_右過』，衆唱略。……探頭再巡唱：『儀仗使_左儀仗使_右過』，衆唱略。右仗司巡唱和並同左仗司，止改左作右字。

贊點次

左右仗司排列官各喝『笙笙動』，衆唱略。儀鐘鼓院鸛唱云。……次左右仗司排列官各喝『笙笙絕』。候鐘鼓院『笙笙絕』。……次排列官各喝四動四絕，衆唱略。次左右仗司人兵唱和并同初更發。

同書卷七十四載明堂大禮文德殿太廟宿齋啓場鼓吹喝探唱和節次同。

吳自牧夢錄梁卷五郊祀年駕宿青城端誠殿行郊祀條 上宿青城行宮，在都城外三里。總務官與殿帥皇城司提點官遇夜互行提舉衛兵，謂之：『錦朝金勒出宮城，還入龍圖綴殿行；珠帽繡衣提舉處，運營曙震四山聲。』中輿禮譜卷二百大朝會章朝賀條 皇帝出自西房，內侍承旨索扇。扇合。舍人北向贊：東西拜，前，執儀將士就位，四拜，起居。原注：執長戟及有妨拜跪兵士止應略，呼萬歲。

同上章上壽條 記羣臣上壽畢，放仗，慰勞將士云：宣詞令於橫階南，慰勞將士。隨詞逐句應喏，再拜。

王同祖學詩初葉夜步臨安內門詩南宋雜事詩卷五引 靜夜孤燈人未眠，等閒行過內門前；一聲唱徹連珠諾，碧殿朱

闌綠柳邊。注：皇城夜間唱連珠諾。

蓋尤以喏爲常。其行於官吏間者，若三衙內侍之於宰執，

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三 三衙按殿前司侍衛馬軍司內中見宰執，皆葉夢得通稱本皆作書疑誤今橫杖子文德殿後主廊下唱

喏，宰執出笏階上揖之。

宋歐陽文忠公談卷三 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著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

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又唱言：不肯下驢，則請官位。公稱名曰：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

道左，祇候贊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

屬吏之於長官——文官升廳，

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六 中丞侍御史上事臺屬皆東西立於廳下。……以次升階。上事官據中坐，其屬後列坐

於兩旁。後引百司人吏立於庭臺。吏自廳上厲呼曰：『喏！』則百司人吏聲喏，急趨而出，謂之喏散。

何薏春渚紀聞卷四宿生有報條 於潛主簿沈忠老夢至一官居，兩廡皆囚繫人也。忠老方顧視之次，忽見有

緋衣人昇廳事據案而坐者，羣吏庭集聲喏而退。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十六香奩體語此篇據宋人香奩體語今不知所本 韓汝玉按韓汝玉字汝令錢唐，春一妓，嘗宿其家。

一日晏起，縣吏挾之立門外候聲喏，汝玉即升妓家中堂受喏。

洪邁夷堅志李晉仁謹記縣令闕州守事，已見前注。

武官升帳

邵伯溫聞見錄卷十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繼以國子博士爲漕。糧後移陝，方五路與兵取靈武，繼隨軍，威勢益盛。一日早入，繼延軍營，軍士鳴鼓聲嗜，帥和譟臥帳中未興。繼頃之出，對繼呼鼓角將問曰：軍有幾帥？曰：太尉耳。曰：帥未升帳，輒爲轉運糧草官鳴鼓聲嗜，何也？惜汝之頭以代運使者。叱出，斬之。以至卑賤，役凡奏請報復，示祇敬於尊長時，莫不有嗜。

何蘧春渚記聞四馬武復得妻條 馬始驚喜，次而軍校聲嗜云：已差駐泊宅眷歸衙訖。

吳自牧夢梁錄卷一 二月八日洞山聖誕條 初八日西湖畫舫盡開，帥守出城往一請堂彈壓。其龍舟俱呈泰州府。有一小節綴披黃衫，頂青巾，帶大花，插孔雀尾，乘小舟抵湖堂，橫節杜聲嗜取指揮。次以舟回，朝詣龍沙。其龍舟遠列成行，而先進者得捷取標賞，聲嗜而退。

洪邁夷堅志卷十 惠兵嗜條 黃鸞河紹興中除惠州守。逆兵已至。有日者過門，聞從吏聲嗜，告其人曰：吏聲無土，公必不赴。

同上支庚卷六 汪八解元條 汪遠之行第八，赴省試。其兄在家夢一晚步至，立於廷曰：『十年勤苦無人問，一日成名天下知。八解元適省，嗜！嗜！』後三日，報榜入來，大呼前三句及連唱嗜，與夢中不少差。夫以一走卒唱嗜亦先見於夢，豈得謂之不前定乎？

吳自牧夢梁錄卷十六 分茶酒店條 更有百姓入酒肆，見富家子弟等人飲酒，近前唱嗜，小心供過使人（疑

當作令說第九十一引夢華錄正作令買物命妓，謂之開漢。

而在軍旅其事尤重。在元祐政和時，朝廷至頒法令：軍校對將官不唱曙，處以極刑。此雖是盛時事，然宋之重視此禮，亦可知也。

宋史八三四五卷引宋會要軍制 四年（哲宗元祐）十一月二十六日，刑部言：諸軍率衆對本轄不唱曙，法上軍處斬，下軍及廂軍徒三年配廣南。從之。

同上 七年（徽宗政和）三月二十一日臣僚上言：『近來兵將官或有不能御下，以致兵衆弛慢；或有督責太急，以致兵衆有言。欲損害兵將官，則因教閱而不唱曙；欲損害州縣官，則因請物而相喧競。並不曾重行處斷。欲乞今後如有上件事，並乞嚴行推治。如是事由兵將州縣官，即重責官吏；如係兵士弱惡，即乞於階級法外重斷遣。』奉御筆：依奏，立法行下。

如是唱曙之在宋時實至普遍：臣寮於朝庭則用之；百司於長官則用之；卑幼對所尊則用之。乃至大駕儀衛中之象，亦解唱曙：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十大禮預教軍象條 象至宣德樓前，圓轉行步數週成列，使之面北而拜，亦能唱曙。斯則逸聞舊話，足以繫故老之遐思，供詞人之陶寫者矣。唱曙制之在諸夏，其可考者如此。

至於遼金建國，本自戎夷，浸以強大。及其中世，漸備禮文，威儀之盛，並仿漢家。遼史禮志賓嘉二禮悉同唐宋，而言唱曙者尤多。賓禮如常朝起居儀，兩府並京官聲曙。

遼史卷五十一禮志四常朝起居儀 帝陞殿坐，兩府并京官丹墀內聲曙，各祇候。教坊司同北班起居畢。奏事。

西夏國進奉使朝見儀，則臣僚使者齊聲曙。

遼史卷五十一禮志四西夏國進奉使朝見儀 臣僚常朝畢，引使者左上殿，就位立。臣僚使者齊聲曙。酒三行，引使左下，至丹墀謝宴。

嘉儀如皇帝受冊儀，冊皇太后儀，閣門使喚訖，承受官並聲曙。

遼史卷五十二禮志五皇帝受冊儀 記皇帝受冊訖云：閣門使丹墀內鞠躬揖，「奉敕放仗」。出，門外文武班中間立，喚承受官。承受官聲曙，至閣使後鞠躬，揖。閣使鞠躬，稱：「奉敕放仗」。承受官聲曙，鞠躬，揖，平身立。引聲：「奉敕放仗」。聲絕，趨退。

同上冊皇太后儀 閣門使門外文武班中間立，喚承受官。聲曙趨至閣使後立。閣使鞠躬，揖，稱：「奉敕喚仗」。承受官鞠躬，聲曙，揖，引聲：「奉敕喚仗」。文武合班再拜。

皇太后生辰朝賀儀，引進使通進奉訖，則控鶴官聲曙。

遼史卷五十三禮志六皇太后生辰朝賀儀 引進使鞠躬，通文武百僚某官某以下高麗夏國諸道進奉。宣徽使殿上贊：「進奉各付所司」。控鶴官聲曙。擔牀過畢。契丹漢人臣僚以次謝，五拜。

進士賜等甲勅儀，進士賜章服儀，進士並聲曙。

遼史卷五十三禮志六進士賜等甲勅儀 分引左右相向侍立。候奏事畢，引兩階上殿，就位，齊聲曙。賜坐，酒三行，起聲曙，如初。退，揖出。

同上進士賜章服儀 引至章服所更衣訖，揖，復丹墀位。鞠躬。贊：謝恩。舞蹈，五拜，各抵候。殿東亭

內序立，聲喏。坐，賜宴，簪花。

宰相中謝儀，中謝訖賜坐，則臣僚聲喏。

遼史卷五十三禮志六宰相中謝儀 引中謝官右階上殿，就位，揖，應坐。臣僚聲喏。坐。供奉官行酒，傳宣：飲盡。臣僚指筯，執璣，起位後立飲。置璣，出筯。贊：拜！臣僚皆再拜。贊：各坐！指筯，執璣，授供奉官璣。酒三行。揖，應坐。臣僚聲喏，立飲。

其餘同類儀中，雖所記詳略不同，要可類推。唱喏儀之行於遼者，其節目如此。

金朝會之禮悉同宋遼，罕有變更。金史禮志，出聲喏較少。常朝以金志參大金集禮考之，則皇帝御殿時，努手傘子直先於殿門外俟宿衛官祇應官奏聖躬萬福時，即山呼聲喏。及親王班文武百僚班起居訖，教坊班進，亦山呼聲喏。

金史卷三十六禮志九朝參常朝儀 努手傘子先於殿門外東西向排立，俟奏聖躬萬福時，即就位，北面，山呼，聲喏。起居畢，即相向對立。

大金集禮卷四十朔望常朝儀 努手傘子直於殿門外奏萬福，山呼，聲喏。起居畢。閤門引教坊班奏萬福，山呼，聲喏，起居兩班訖，退。

皆不云臣僚有唱喏之禮，與宋遼微異。而金史於外國使入見儀中載『新定夏使儀注』，則所記節目特詳，金所差率攏官與夏所差下節人從，屢有聲喏之儀。

金史卷三十八禮志七一新定夏使儀注

天使至館（會同館），口宣辭畢。次館伴揖來使，令人傳示：請館伴天使與來使對行上廳。禮訖。是後每旦

恭傳示，並牽擺官聲略如儀。

第三日入見。使副奉書跪奏訖，回客省幕次。引都管上中節左入丹墀立；下節於門外階下立。齊鞠躬通名，先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下節鞠躬聲略。初一拜，呼『萬歲！』次一拜，呼『萬歲！』臨起，呼『萬萬歲！』引右出。乃賜使者衣。拜舞，儀畢。使者與天使對立。次請都管三節人從望闕立，天使稍前立。都管人從鞠躬，就拜畢，謝恩，再拜，下節鞠躬聲略。引右出，如前儀。歸幕。上馬至館。入門，內爲上，對立。先來使牽擺官，次館伴牽擺官，各聲略……乃以押伴使賜使副宴於館。湯入，乃於拜席上排立都管人從。湯盞出，押伴等離位立，都管人從鞠躬，下節人聲略。至五盞下酒畢，茶入，都管人從於拜席上排立。押伴等離位立，都管人從鞠躬。喝：謝恩！拜！下節聲略。

第四日命押宴官賜宴官就館宴。湯入，都管三節人從於拜席上排立。湯盞出，押宴離位，都管人從鞠躬，下節人從聲略，呼萬歲。至九盞下酒畢，候茶入。茶盞出，押宴官等離位立，都管人從鞠躬。喝：謝恩！拜！下節聲略，呼萬歲。

第五日稱賀。夏使副在御座右第二行北端立，次引都管上中節左入至丹墀立；下節門外階下排立。齊鞠躬通名畢。先再拜，鞠躬，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喝：『拜！』又『再拜！』下節聲略：呼萬歲，如前儀。喝：『賜酒食！』聲略，再拜，呼萬歲，如前儀。進酒，行臣使酒，恭傳宣：『立飲！』再拜。復坐。人從鞠躬聲略，再拜，呼萬歲，如前。至五盞，曲終，人從立，再如前。儀畢，上馬至館，聲略，與初入見禮同。按：此所記夏使儀注聲略者乃下節人從，稽之夢梁錄所記賀皇太后聖節，有『來勸番官三節略』之語，其

事微有不同

唱喏儀之在金朝可考者約略如此。遼自德光南牧，盡收漢晉隋唐文物之舊，盛唐聲輟，移於虜庭，遂仿行漢制，張其威容。是以遼朝會之禮，悉沿唐五代之舊，正與宋同。金初制度，本無可言；及靖康禍作，盡收宋之圖籍法物，輦而之北。至完顏巡幸析津，遂試行漢制，觀聽赫然，宗社朝會之禮，亦次第舉行。是以金之制又同於宋。以是言之，宋遼金儀注中之用唱喏，雖故書所記詳略不同，其實當無甚出入，其此詳彼略處，止不妨參互証之。唱喏之儀乃宋遼金所共有，而共事則淵源于唐；此在理論及証據上均無不可信者也。

元起朔漠，憑武怒而爲中夏之長。其所謂禮，即因宋金之舊而損益之。元史禮樂志無唱喏之文，而見於元人雜劇者實不勝枚舉。

關漢卿包待制三勘蝴蝶夢第二折

張千領祗候排衙科。喝云：『在衙人馬平安，喏！』

李行道包待制智勘灰闌記第四折

張千祇候上。張千唱云：『喏！在衙人馬平安，抬書案。』

無名氏神奴兒大鬧開封府第四折

張千排衙上，云：『喏！在衙人馬平安，抬書案。』

右陞廳

朱凱吳天塔孟良盜骨殖第二折

岳勝上，詩云：『帥鼓銅鑼一兩敲，銀門裏外列英豪；三軍報罷平安喏，

緊捲旗旛再不搖。某乃花面獸岳勝是也。

右陞帳

關漢卿包待制三勘蝴蝶夢第二折

包公伏案做夢科。張千云：『喏！午時了也。』

同上 包公醒云：『張千，有甚麼應審的罪囚？將來我問！』張千云：『喏！中牢裏解到一起囚人，弟兄三人打死平人葛彪。』』

李壽卿說專諸伍員吹簫第一折 卒子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費得離到此。』』

同上第四折 卒子報科。云：『喏！報的大王得知，有公子辛勝到。』』

尚仲賢漢高祖濯足氣英布第一折 卒子報云：『喏！報元帥得知，楚國使命到。』』

李行道包待制智勘灰欄記第四折 張林拿趙令史上，跪科。云：『喏！稟爺，趙令史拿到了也。』』

朱凱昊天塔孟良盜骨殖第二折 卒子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太君孀婦差着一個小軍兒寄書來，在於門首。』』

無名氏神奴兒大鬧關封府第四折 何正上，見正未，跪科。云：『喏！小的是何正。』』

右報復

小說如水滸傳等，水滸傳經明人詞也，終書成於元人手無疑，言唱暗者亦多。

百回水滸傳第一回 王進聽罷，只得捱着病來，進得殿帥府前參見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個暗。

同上第三十回 張都監定要武松一處坐地。武松只得唱個無禮暗。其事當云帶小

警世通言趙知縣火燒皂角林篇此來元 知縣入那館驛安歇，僕從唱了下宿暗。

凡言升廳升帳及參謁報復之事並有暗，與宋同，則元時亦必實有其事。

唱暗制之彰然可考者，自晉宋以至於元，更歷十餘朝凡一千餘年。今人僅於說部中知有此二字者，孰知其爲古

禮，不唯通行於士庶間，且用於朝廷，用於百司，且其歷史懸邈如此；自吾輩視之，亦可謂饒有趣味之事矣。

正俗第三

唱喏之在唐宋，固以拱揖聲喏爲正，徵之葉夢得及文唯簡所記，則其時上事之於僚屬以及金國漢人士夫相見，已有不聲喏之軼揖。又以夷堅志考之，則謂揖爲唱喏，亦有其例；疑因文便偶然略去諸聲字，否則宋時唱喏與揖其稱謂已自混淆。但記載中此例不多，姑置不論。

夷堅支景集卷六朱顯祖傳：饒卒朱顯，以事往樂平。與他卒同歸。白晝，忽拱手向左方三揖。同行者問其故。曰：見三四個官員聚坐，如何不唱喏？而彼處通達，了無所覩。

至元雜劇科白中，則謂揖爲唱喏者，已數見不鮮。倘非後人追改，則元時唱喏即指作揖，與宋人異矣。

關漢卿杜蕊娘智賞金線池雜劇第四折韓輔臣云：「哥哥你不肯斷理，兄弟唱喏！」（做揖。）石府尹不理科。云）我不會唱喏那！

王實甫西廂記第一本 第二折賓白中生迎紅云：「小娘子，祇揖！」三折賓白紅娘爲鶯鶯述其事云：「喏前日寺裏見的那秀才今日也在方丈裏，他先在門外等着紅娘，向前深深唱箇喏，別無餘語。自稱小生姓張名珙。云云。」

張國賓湘國寺公孫合汗衫第一折邦老做拜且科。云：「嫂嫂，我唱喏哩！」按：俗稱拜即揖。

然觀他處所記，則排衙升座實有聲喏，其事皎然明白。意當時士庶相揖或從簡便，已不作聲喏，而吏胥軍校仍循舊規爲之；故寫尋常相見，只言「祇揖」，不出聲喏字樣，而猶蒙唱喏之名；寫官府事則直出喏字也。明初去元未

遠，其事亦同。故當時書傳猶多出啞字。

周憲王得蜀處雜劇 探子云：啞，得了仁轅，探子來報也。

而至明之中葉，如李實實正統時人著書，乃不知唱啞爲何義。

李實蜀語 作揖曰唱啞。古者揖必稱呼之，故曰唱啞。

按：李氏釋啞爲稱呼，乃全不知唱啞之義。緣後世以唱啞爲揖，遂以稱呼代啞，古所謂啞，非稱呼之謂也。

何孟春餘冬錄錄孟春正德嘉靖時人則謂明人承元後，揖久不作聲，唯更作排衙獨引聲稱揖，以爲即唱啞遺意。但所謂更作引聲稱揖者，是否仍作啞聲，以言不昭晰，無從確定其事實。

何孟春餘冬錄此據清詞治問部未見不知在原本何卷十四揖相傳曰唱啞。想古人相揖必作此聲，不默然於參會間也。唱啞者，引氣之聲也。按此解亦宋人記廢庭事實云：揖不作聲，名曰啞揖。契丹之人手於胸前，亦

不作聲，是謂相揖。宋人以爲怪。即宋以前人中國之揖作聲可知。今日承元之後，揖不作聲久矣，而其名唱啞猶存。官府升堂公座，與是排衙獨引聲稱揖，豈非唱啞之謂歟？此固自有本也。

而徵之明人小說戲曲，凡云唱啞，大率指作揖。

明無名氏金瓶梅八十九回 月娘說：『多謝姐姐簪兒！還不與姐姐唱箇啞兒！』如意兒拘着哥兒真箇與

梅唱箇啞。把月娘喜歡的要不得。

明吳承恩西遊記第十八回 三藏還了禮。行者站着不動。那老者見他相貌兇醜，便就不敢與他作揖。行者道：『怎麼不唱老孫啞？』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卷三十金明池吳清逢愛愛篇 那三箇子弟見了女兒，齊齊地三頭對地，六臂向身，唱個喏，道：『小娘子，拜揖！』

明無名氏禪真後史十七回 昔日行醫時見我老身聲喏，頭拄着地，半會子兀自不起來。如今得了生意，與人行禮：只唱得半個喏。

清初無名氏情夢橋六十回 子剛走過來，深深揖道：『嫂嫂，見禮！此時若素披着丈夫的衣服，頭上只套頂巾，又未曾戴網巾，髮兒鬆亂的，心性慌忙，竟忘懷了，也還起禮來，鞠下腰去。到半個喏光景，忽醒悟了。反立起來，羞赧不過。』

可知當時習俗，以揖爲喏，已至普遍。其稱謂雖是，禮儀已非；此亦禮俗上之一大變革也。然俗曲如目蓮救母行孝戲文，尙以喏爲承領詞，

明鄭之珍目蓮救母行孝戲文卷上第十五折 旦二人以遊手遊食病我釋氏之流。上人在山，自食其力可也。何用抄題？小喏！古云：養兒代老，積谷（穀）防飢。我今師父害病在山，下山抄化齋糧，正子路負米之意也。

同上第十六折 「夫」兄弟！論鴛鴦可養身，論齋戒可養心。齋戒可與神明並，齋戒能來上帝歡。「淨」喏！尊姐之言皆是。古人齋戒，豈今人可比？

小說如凌濛初所著書，猶知喏爲出聲：

拍案驚奇卷三十 土真像個忍耐不住的模樣，忽地叫一聲：『左右那裏？』左右一夥人暴雷也似答應了。

一聲暗。

斯則禮失求野，有時而存；而文人茹古，亦有心知其意者矣。大抵士夫揖僊聲暗，在元明之際，即已不通行。其後禮儀既闕，實去名存，漸至隱晦，味厥本義。觀李賀及何孟春所言，則知此事之廢墜久矣。至於清人小說亦間出唱暗，嘉慶間廣東人作蜃樓志，猶有唱暗之文：要指作揖，同於明人。自茲以降，不出二字，殆已廢絕。而觀諸書所記，色目亦多：曰『肥暗』，曰『大暗』，蓋深深作揖之謂也。

明陵藏初二刻拍案驚奇卷十四 宣教看見縣君走出來，……急急趨上前去，唱個肥暗。

大暗例多，不具引。

曰『簸箕暗』，蓋向左右拱手爲禮也。

明無名氏譚真後史第四回 大家唱了一個簸箕暗，坐下喫酒

至于里巷恒言，則如浙之湖州，江蘇之揚州蘇州松江等處，猶呼作揖爲唱暗。清修方志，時復採錄其語，目爲方言。

清光緒崇明縣志卷四方言：唱暗，俗謂揖也。光緒寶山縣志卷十四方言。唱暗，俗謂作揖。

他處俚言中，似已不用，其在北方，則絕無此語。由是觀之，唱暗之事，自明以來，雖存其名而喪其實。至於今日，時勢所趨，即其名稱亦將不存。雖世俗猶有作揖，而其與暗之關係莫能明也。至於歐美是效，鄙視國俗，相見不揖，躬身爲敬（韓非子雖中國所本有，然單獨用爲參謁之禮則絕無之），始自衣冠，終及里巷；長安士女，五陵年少，服飾容止，並異中華；如是之爲，去古益遠。味陳鴻物妖之說，讀歐公五季之論，應爲長太息也。

結論

以上正宗文三章：一釋話，二述古禮，三正俗說。立此三段，用意唯在曲折說明唱喏之俗，雖多疏通，不敢自逞臆見。第語近支離，文無足采，兼以愚昧，恐繆誤不免，見憎鴻儒。至於泛濫羣籍，徵引故實，搜集之效，或有可取。今更綜合前說，括爲短語，以見指歸。古者有揖有諾（即喏，）一者動作，二者詞氣；並以示敬。晉宋之際，乃有唱喏之文。在唐宋時，其事至顯，自臣寮以及百司人吏，莫不爲之，蓋爲隆禮，而殺於拜。凡唱喏則兼揖，揖時亦唱喏。以揖言之，則有出聲之高揖，即唱喏也。有無聲之低揖，即爲尋常之揖。而徒揖不足以爲敬，兼喏與揖，禮儀備矣。當此時期，喏與揖蓋幾有不可分離之關係。自茲厥後，乃有揖時可不必聲喏，而猶曰唱喏。凡明以後所謂唱喏，實即揖也。至於近代之揖，江南人猶有云唱喏者，而北方只云作揖。千餘年來，此共大較。考唱喏訖。

〔附記〕此文稿初成，就正於擬庵先生，承先生爲之芟治，去其繁贅，眉目始清。不唯文字改觀，大勝原本，且個人因此事例，得悟行文裁制之法。古意親切，所當永矢。又永樂大典八三四五引宋會要二條，係葉文左先生見示，並識於此，以謝嘉貺。

80

12/1/48

